



蜀書一

劉二牧傳第一

三國志三十一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

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郤正祖也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

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亦爲帷裳

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

表爲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敕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

劉雋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藉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爲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扶亦求爲蜀

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覽秉官俱隨焉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

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識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蠶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卽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

祇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月破走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從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

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

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爲臨邛長子福見犍爲楊戲輔臣贊

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歧自稱將軍與從事陳

殺歧龍

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歧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

青羌與戰故能破殺歧龍等皆蜀郡人

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

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

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

場爲陰獄以繫之

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畱璋不

典略曰時璋爲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

遣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畱璋不還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

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

殺於是收誕行刑

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

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龐羲與

焉通家乃慕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

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祿災興平年癰疽發背而卒州

大吏趙韙等資璋溫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

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

爲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闡璋將沈彌妻發甘憲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䏰下如蠶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旣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殺魯母及弟遂

爲讎敵璋累遣龐義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義爲巴

西太守領兵禦魯

英雄記曰龐義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義以義爲巴西太守遂專權勢

後義與璋情好攜

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

英雄記曰先是

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奮爲益州刺史徵璋爲卿不至

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

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

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

臣松之案魏臺訪
物故之義高堂隆

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

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

璋自絕習鑿齒曰荀齊桓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曰曷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天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

藝首徒
協反

詣涪

音浮

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

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

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

錦帛以資送劉備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羣雍闔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闔爲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闔還吳爲御史中丞

吳書云闔一名緯爲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

初璋長子循妻龐義女也先主

定蜀義爲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畱循先主以爲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

臣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貞行以許負爲婦人如爲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爲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書



三國志二十一

蜀書二

三國志三十二

先主傳第二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

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

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

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

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

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元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

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十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一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扣五轡反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之備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英雄記云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爲中山安喜尉

董卓

瓚表爲別部司馬使與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

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剽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

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土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

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

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

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

人旣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爲

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

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

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

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

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

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閒迎布布虜先妻子先主轉軍海

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楊奉韓暹徐揚閒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

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

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

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

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

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

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

順所敗復虜先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

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齊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

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助先主圍布於

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

董承

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

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子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

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催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

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在乎承曰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畱關羽守下邳而

身還小沛

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薦曹公使人闕門旣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

不可復畱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畱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

臣松之

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辟所云何乖辟之甚乎

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爲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

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

敗績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畱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

眾而走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

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

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

重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

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
逃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
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
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曹公旣破紹自南擊先
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
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

九州春秋
秋曰備

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稱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